



〔美〕西德尼·谢尔登  
鲍明如译 江楠校

# 滴血的钻石

zuanshi • dixuede zuanshi

dixuedezuanshi dixuedezuanshi

# 滴血的钻石

[ 美 ] 西德尼·谢尔登 著  
鲍明如 译 江楠 校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Master of the Game

Sidney Sheldon

---

根据美国1983年初版译出

## 滴血的钻石

[美]西德尼·谢尔登著

鲍明如译 江楠校

---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9 字数：408,000 印数：15,0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：10378·115 定价：2.75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这是美国当代著名“暴露作家”西德尼·谢尔登的代表作之一，位于美国一九八四年“十大畅销书”前列。

小说描述一个巨商家族在一个世纪中的兴衰史，暴露了资本集团的贪婪、凶残和阴险，同时表现了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。主人翁凯蒂的父亲杰米去南非开采钻石发迹，成为富商，创办的大公司由凯蒂掌管并继续发展。凯蒂之子托尼酷爱绘画艺术，无心继承家业，遭到母亲的种种逼迫而精神失常。其后，凯蒂的孪生孙女伊芙和亚历山德娜围绕继承家产，展开了血腥的争斗。伊芙毒辣刁钻，为谋取继承权沦为杀人犯，而亚历山德娜善良温柔，对权势和钱财毫无兴趣。当凯蒂庆贺九十寿辰时，她慨叹：“叛徒，他们都是叛徒。”家族后继乏人，他们的后代“应该由他自己选择生活之路”。

西德尼·谢尔登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，二百五十部电视剧本、三十部电影剧本和八部舞台剧本。曾获“奥斯卡”奖和“托尼”奖。他的作品故事的时间跨度大，背景广阔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明快。

## 目 录

<b>序 幕</b>	凯蒂 1982·····	1
<b>第一部</b>	杰米 1883—1906·····	9
<b>第二部</b>	凯蒂与戴维特 1906—1914·····	191
<b>第三部</b>	克鲁格—布兰特股份有限公司 1914—1945·····	255
<b>第四部</b>	托尼 1946—1950·····	295
<b>第五部</b>	伊芙与亚历山德娜 1950—1975·····	381
<b>尾 声</b>	凯蒂 1982·····	597

序 幕

凯 蒂

1982



巨大的舞厅里挤满了熟悉的亡灵，他们是来帮助她庆祝生日的。凯蒂·布莱克韦尔注视着他们与有血有肉的人混杂在一起，这是她心中的一种梦幻般奇特情景。这些由消逝了的岁月和远离尘世的冥间到来的造访者，怎么会与那些活生生的，系着黑领带，穿着长长的、闪闪发光的晚礼服的客人们一起，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呢？今晚，在缅因州<sup>①</sup>达克港杉达山庄里聚集了一百多位来宾，“这还不包括那些亡灵”——凯蒂·布莱克韦尔神情恍惚地想。

凯蒂是一位身材苗条而又娇小的女人，从她身上隐隐透出一股帝王般的威严，这就使她显得比实际身材高大。她有着令人难忘的面容，一身高傲的气派，和两只如同晨曦一样的灰色眼睛；她那轮廓分明的下巴，糅合了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的特征；她那一头梳理优雅的华发在往昔曾经象一注黑色的小瀑布；在那身象牙色天鹅绒衣服的精美皱折衬托下，她柔润的脂肤依稀露出了上了年纪的迹象。

“我根本没有感觉出自己已经是九十岁的人，”凯蒂·布莱克韦尔叹道，“韶华岁月何处觅？”她注视踏着舞步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缅因因为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。



亡灵——“他们知道，他们是消逝了的年月的一部分，他们是我生活历程的一部分。”她看见了班达，他那高傲的黑脸膛熠熠放光。还有戴维特，她亲爱的戴维特，他依然那样年轻、高大而英俊；他对凯蒂的那股热情，就象是当凯蒂初次爱上他时的那种神情。戴维特正含笑看着她呢，于是她想：“快了，我亲爱的，快了。”她多么希望戴维特能够活着看一眼他的重孙啊！

凯蒂用目光在大厅里搜寻她的重孙。啊，他不是在那儿吗？他站在乐队旁边，正出神地瞧着乐师们呢。他是个漂亮而又逗人喜爱的男孩，快满八周岁了。他长着一头金发，上身穿一件黑天鹅绒夹克衫，下面配了一条格子花呢裤子。罗伯特和他的高祖父杰米·麦格雷戈简直象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，杰米的画像就挂在大理石壁炉上方的墙上。仿佛感觉到了曾祖母的目光似的，罗伯特转过了身。于是凯蒂只是微微地动了动手指，示意他过来。戴在她手指上的那颗重达二十克拉的大钻石戒指，在水晶吊灯的照射下，随之发出耀眼而美丽的光芒。这颗钻石是在大约一百年前，她父亲从海边沙滩上挖出来的。凯蒂欣喜而安详地望着罗伯特从人群中挤了过来。

“我属于过去，”凯蒂想，“而他属于未来。总有一天，我的重孙要接过克鲁格—布兰特公司的权力。”罗伯特来到了她身边，于是她赶紧在膝下为他收拾好了座位。

“祝你九十大寿愉快，太太。”

“谢谢，罗伯特。”

“这么好的乐队，这么糟糕的指挥。”

凯蒂看着他，一时有点不安，但很快又舒展开眉头。“啊，

我想那个指挥还是不错的。”

罗伯特咧着嘴对她笑了笑：“是的。你一点儿也不象九十岁的人。”

凯蒂·布莱克韦尔笑出了声：“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，我才感觉不到这一点。”

他把手伸到她的掌上，两个人恬静地依偎在一起，八十二岁的差异使他们俩都感到十分惬意。凯蒂转过头看着她孙女跳舞，孙女和孙女婿无疑是今晚最为出色的一对舞伴。

罗伯特的母亲看着她儿子与曾祖母坐在一起，心想：“多么不可思议的女人，根本看不出上了年纪，也没有人能够猜想出她充满波折的生活历程。”

音乐停止了，指挥彬彬有礼地对如云的宾客说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愉快地向各位介绍年轻的音乐大师罗伯特。”

罗伯特从曾祖母手中挣脱，站起身走向钢琴。他在琴前坐下，神情严肃而又专注。屏息片刻之后，他抬起了双臂，小小的手指开始在琴键上轻快地滑动。他弹奏的史克里亚宾<sup>①</sup>的乐曲，宛如月光映照水面，激起的粼粼波光伴着微微的涟漪声。

他母亲静静地听着，欣慰地想：“简直是个精灵，他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。”他已经不再是她的娃娃了，他将属于整个世界。罗伯特的演奏引起了客人们热情洋溢与由衷的称赞。

晚宴早已在门外预备好。宽广而又修葺得整整齐齐的庭

---

<sup>①</sup>史克里亚宾(1872~1915)，俄国作曲家与钢琴家。

院装饰一新，四处张灯结彩，满眼是色彩缤纷的气球。乐师们不时地在乐坛上演奏点什么，而管家和侍女们则在餐桌旁忙碌地来来往往，轻手轻脚而又动作麻利地在每位客人的座席面前摆上巴卡拉①酒杯和利摩旧②碗碟。这时有人宣读了美国总统的贺电。接着，最高法院的一位高级法官代表来宾向凯蒂致祝酒词。

这位官员颂扬道：“……我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妇女之一，凯蒂·布莱克韦尔在世界各地致力于成百项慈善事业，就是一部传奇般的史诗。布莱克韦尔基金会为五十多个国家的人民健康和幸福作出了贡献。已故的温斯顿·丘吉尔先生曾经说：‘没有一个人象她那样，由于那么多的业绩而受到那么多的赞颂。’幸运的是，我能有特殊的机会，得以结识凯蒂·布莱克韦尔……。”

“见他妈的鬼，”凯蒂几乎说出口，“没有一个人了解我。他好象在谈论一位圣徒，可是，如果在座的这些人了解了凯蒂·布莱克韦尔的真面目，他们又会怎样说呢？我是一个贼的女儿，还不满周岁就被人掠走过；要是我把身上的枪疤给大家看看，他们又该怎么想呢？”

她转过头，看了看那个曾经想杀死她的男子，然后将目光收回，茫然地望着树荫下的一个身影。在众多的宾客中，唯有此人头戴面纱，遮住了脸庞。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，凯蒂听到那位官员结束了演讲，正向人们提议，请她讲几句。于是她站起身，看了看聚集在一起的客人。她的声音有力而坚定：“我活的岁数比你们都大。今天在座的年轻人可能会

---

①②巴卡拉和利摩旧均为法国镇名，前者以出产高级水晶玻璃制品闻名，后者以盛产精致瓷器著称。

想：‘这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’不过我还是为能够活到今天而感到高兴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能与你们，我亲爱的朋友们聚会在一起呢？我知道，你们有的人从遥远的国度赶来，为的是今晚能与我欢聚。你们路上辛苦了。如果我要求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我这样好的精力，那是不公平的。”响起了一阵哄笑，人们不由得赞许她的风趣。

“感谢你们让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我将永远不会忘记。谁要是想休息的话，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房间。其他的人可以继续到舞厅里跳舞。”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“我提请你们注意，缅因的暴风雨可是出了名的，请你们及时进屋。”

现在，晚宴和舞会俱已结束，客人们也都安歇了，凯蒂独自一人，与她的亡灵们呆在一起。她坐在书房内，仿佛回到了过去。她突然感到一阵沉闷和虚弱。“没有人留下来陪伴我，”她有点惆怅，“他们都走了。”她的世界在收缩。朗菲罗<sup>①</sup>不是说过吗：“记忆之页在幽暗中飒飒作响，令人心酸。”不久，她也要进入幽境的，不过，不是现在。“我必须继续完成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，”凯蒂好象在安慰他，“耐心点，戴维特，要不了多久啦，我会随你一起去的。”

“奶奶……”

凯蒂睁开了眼，家人们都走了进来。她端详着他们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就象是一架全景照相机，什么都不漏过。“我

---

<sup>①</sup>朗菲罗1807~1882)，美国诗人。

的家，”凯蒂想，“我的真相，一个谋杀犯，一个怪物，一个神经病。只剩下布莱克韦尔的空架子。这么多年来希望、痛苦和折磨终于都涌来了吗？”

孙女就站在身边：“你好些了吗，奶奶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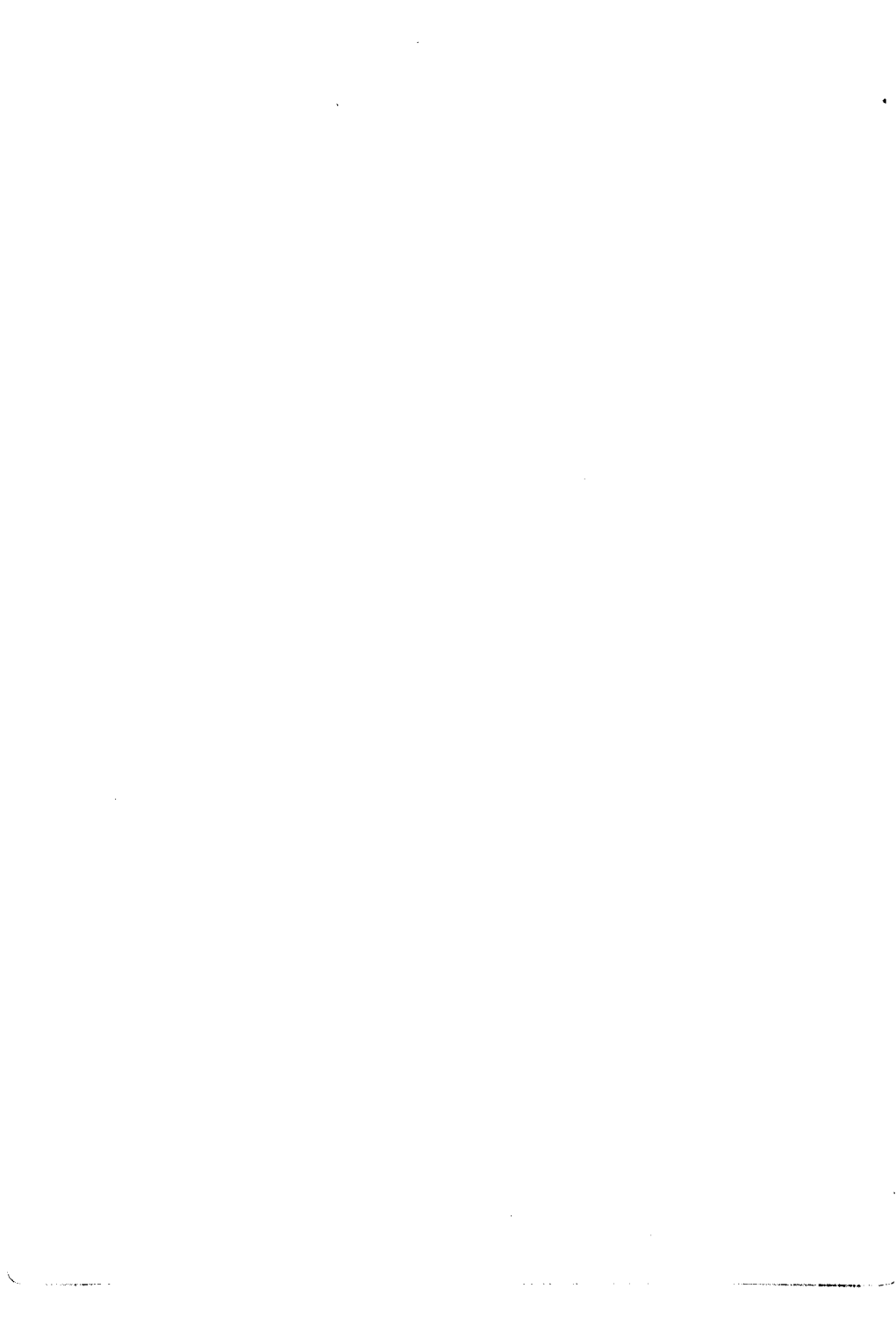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有点儿累，孩子，我想去睡了。”她站起身，走向楼梯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响起一声炸雷，下暴雨了。雨点打在窗玻璃上，如同机枪在开火。一家人目送老妇登上楼梯尽头，她的形象高大而又挺拔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随后是一声更响的雷鸣。凯蒂转过身，俯视着众人。她开口讲话时总带着祖先的口音：“在南非，我们把它称为‘雷暴’。”

过去和现在又一次融合在一起，她沿着回廊走向卧室，走向她熟悉而亲切的亡灵中去。

第一部

杰 米

1883——1906



# 1

“上帝啊，这是真正的雷暴！”杰米·麦格雷戈惊呼。尽管他是在苏格兰高原的暴风雨中长大的，然而有生以来他还从未见过比这更大的暴雨。下午，突然飞沙走石，阴云密布，昏暗的天幕随即被闪电撕裂。刹那间，倾盆大雨猛烈地抽打着帐篷，抽打着铁皮蒙盖的棚屋，把克利普德里夫特推进了泥淖的浊流。雷声隆隆，一阵接着一阵，天空似乎在进行着一场炮战。

杰米眼看着一座土屋的墙将要化为泥浆，于是急忙躲到一边。“克利普德里夫特镇能幸存下去吗？”

克利普德里夫特谈不上是个镇，它只不过是分布凌乱的，由篷布搭起来的村庄。帐篷、棚屋和车辆拥挤在瓦尔河畔，居民们是从世界各地涌来南非的盲目的钻石狂。

杰米便是这些钻石狂中的一员。他已经快满十八岁了，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身材高大，头发金黄，浅灰色的眼睛闪闪发亮。他身上有一股迷人的天真气息，他总是那么轻松愉快，充满着乐观。

他周游了几乎八千英里，从苏格兰高原他父亲的农场，经由爱丁堡、伦敦、开普敦，来到这里。他放弃了对家产的继承权，不过杰米并不感到后悔。他认为，他将取得比在农场耕种要多千百倍的东西。他离开了熟悉的生活，抛弃了往



昔的依靠，来到这万里之外荒凉孤寂的地方，只因为他梦想发财。杰米并不害怕艰苦的工作，可是在阿伯丁<sup>①</sup>北部少土多石的农场干活，一年下来实在所得无几。他曾经到爱丁堡赶过庙会。在那里，他看到用金钱可以买到许多美好而令人羡慕的东西。金钱不但可以使你生活得舒服、安逸，甚至可以使你在生病时得到良好照料。杰米见过多少朋友和邻居在饥饿中了一生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当他第一次听到不久前在南非发现大钻石的消息时，心中是多么激动。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正是在那儿挖出来的，就埋在砂土之中。整个南非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宝箱正等着人们去打开呢。

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粗糙简陋的木板厨房中。杰米讲起了传闻，声调有些低沉。可是当他最后宣布“我要到南非去找钻石，下星期就动身”时，却充满了坚定和自豪。

五双眼睛一齐盯住了他。他是不是发疯了？

“你去找钻石？”父亲问道，“你是中邪了，儿子。这一切都是漂亮的谎言，魔鬼在引诱你丢下这里正当可靠的谋生手段。”

“你到什么地方去弄一笔钱？”他的兄弟杨问道，“要绕过半个地球才能到南非呢，你有钱吗？”

“要是我有钱，”杰米反驳他，“干什么要去找钻石？到那儿去的人哪个有钱？我跟他们还不一样？我有手，也有头脑，我决不会一事无成的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阿伯丁为苏格兰东部一个滨海城市。